人類

八編類纂

三十六

芸七十七

イ加3
1717
77-36

義烈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

1717
77-36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今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

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效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效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

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捷
遂伏劒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
斧鑽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
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萬國之順
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國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
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難矣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
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屬一世之人臣
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
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
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

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
鑽請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
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
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
斧鑽殺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
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呂覽高義篇）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
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
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兎要褭古之

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祿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

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瀕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

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
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而羞居濁世惟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
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
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猶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
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
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
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
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
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亡責也哉平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
欲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
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
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
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
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冊績之衲東布之
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嗶其面惕然而寤徒夢
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
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

采廉士自人主無欲始

可不得將欤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衛三日不得郤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只宜論理不宜論友

左儒友于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欤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欤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欤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欤之

以顯為知高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盡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妖趙

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偏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褲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帝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

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筮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

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佛肹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里田里中牟之邑人也曰義豈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一更奇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饕衣將就鼎佛肹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禰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喪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没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君子死之意有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以激天下

不知其臣者。遂往殺之、

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拏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

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殺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予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令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殺闔閭聞之令
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墻而殺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彼出不知
而出之愚也彼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殺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殺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出于囿左轂鳴車右請
殺之而王曰子何爲殺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逐刎頸而殺知有
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在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殺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殺越甲也遂刎頸而殺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七上車失軾御者曰惟如　是去有益乎不占
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
聲恐懼而汝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畜也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
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
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
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
主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汝不如退而自殺

以禮其君乃自殺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
棄其親而汝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
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汝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汝義吾公也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汝君子曰好義
乎哉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
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

布衣之友君君過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
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
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
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
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
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
爲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
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
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
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
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
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
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
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蹶屩
擔簽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
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
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
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

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信陵君一不快事）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漢譙玄以王莽居攝、變姓名隱遁、後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玄不肯起、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于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

李業字巨游、廣漢涪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晁、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琴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還、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

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蓋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嘆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于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乎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羣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係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之曰後之哉乃對使伏劒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遥于前匿情無言見

子入井忍而不敢信侍婢亦對信妍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清濯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鮑永事更始及歸光武爲司隸校尉行縣到覇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扶風椎牛上荷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戹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囚病范隨而養視及瘳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弈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舡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舡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稽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　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駑怔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群鬼殺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宗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梁冀殺李固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

此處用得腐語

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
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君非命之世
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
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
此顯名

張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
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嘆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

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
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
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
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
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弗能爲也
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

屢辟不至卒于家、

曹操圍張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惟恃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曰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與兵圖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濶相思、發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趨各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倾盖、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寔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

徽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哺血奉辭奔走、卒使韓敗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生去何罪、復見斬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議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

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徹利于境外、滅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滅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弩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救援、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土薄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耶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十八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奸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

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于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赦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藏洪發舉爲郡將奈何以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藏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藏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北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人咸爲之悲後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于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
生背死、以立于時毀下讐言、枯骨而掊之中野爲將來
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

太守陳楚、以韋忠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
賊射之中三創、忠肩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
以身代、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今
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節士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

人生豈當
黠檢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滅曳冶、而滅
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
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
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
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
可去、其謝也可食、

鮑焦衣弊膚見、潔奮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

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忤乃棄其蔬而立槁忤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庳淺深適至而止亦何不祥

矣

諸葛誕爲晉文帝所誅子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逃于妓妍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妍間因就見焉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靚聖顏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龔壯字子璋絜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

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久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已。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著

行事慷慨委曲此經綸手非徒節也

邁德論

石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

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
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
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
其子明爲參軍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聞士君子身
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
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
爲怨唯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
所詆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
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
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游宴之好當王鳳
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鳳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
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
知其非然不敢獨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
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
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
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
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

夫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
死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諸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
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寧恨于不食陸績豈辭于禁錮
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辭
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
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竄盡盡道途疑
其幽魂必上訴于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
福豈天意于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
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鉄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況
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怡然安

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何貴于名節者哉唐李德裕近代

節士論

豪俠

袁盎爲楚相當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
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
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
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
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耳今公嘗
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曰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袁盎、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廢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實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荀悅遊俠論

刺客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裏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壽聶政固謝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爲觴之嘗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敢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以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韓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

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效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弟晋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中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蓄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可謂受焚將軍乎」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憯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弃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鷹鸇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

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閱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

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

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還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迎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
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
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
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
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
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惟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劒劒長操其
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
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
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
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
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
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

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

之、乃臞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
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
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
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貫高等不知天命至此

張耳甍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漢高祖長女魯
元公主爲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
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
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
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
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
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
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

殺之何乃涔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从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問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諸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箕踞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分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

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北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間於魏、世祖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文帝復遣刺客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唐憲宗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請中書爲吳元濟遊

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
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
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
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
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
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
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
中丞爲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
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鞫之、并出承宗表
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竟
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

經濟編

人類

讓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襄公茲父爲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凡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善詞）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凡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百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爲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亾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于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于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

札自處善矣而與弟之說至輕故爲勇連丧三君何逃之不早逃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追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

亦一說

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于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闕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窮室。專諸何所施其七首。

獨孤及季扎論

漢丁緜從光武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緜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纕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亾封與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爺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闔閭之弒秦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弒滅亾豐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爾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二百世也季子不受

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亾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詘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況以國治篡弒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亾季子

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君子憂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之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憂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郢郢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士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讓官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亾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寘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
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
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
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
佐之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
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恰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恰其上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侯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齊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敢以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將軍田瞞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
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四十萬之師擅斧
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賤曰今日諸君
皆爲賤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
謹聞命矣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
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
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
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
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
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
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
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
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
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
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
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
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

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亾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亾、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而民不能事新家、立新家不因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晉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賈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賈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翟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將上軍辭以翟武又使欒黶將下軍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

廢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

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蚤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爻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偪則懼貳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宅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

妙用

子與之魯陽

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滹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陣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爰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爰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

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

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
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
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漢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
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勸百寮、是
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
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
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樹、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車騎將軍張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
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
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
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駑材幸聞言之爲先
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
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和帝崩鄧隲兄弟常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連

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封隲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閻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闕詔闕上疏　臣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誡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勑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

安帝時鄧太后兄大將軍鄧隲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上疏　妾聞讓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遷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螻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議者僉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劉寔崇讓論

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

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嫌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庾亮讓中書令表）

宋仁宗嘗富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幸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使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效事安敢受賞乎帝復以爲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辭之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言行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言、未嘗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

孔丘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

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亾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梧官問答荆齊所以犇命韓魏加肘知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嫣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圍宋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虞喜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公之言也出爲金石孔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生之言也徐彦伯樞機論

君子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
事先生矣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
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
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
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飲食人不佞也不役也親戚愛
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
此君子之富也王曰善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
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
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遠修者也見不修行見
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德修矣譖慝之言無
入之耳此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
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
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言無務爲多而
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
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總名忽焉可以爲士天下者未嘗有也（墨子修身篇）

董仲舒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魯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礎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貪冒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使之爲一冕之宰不能則辭之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亾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綉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墨子貴義篇

守禮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迺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迺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

會于蔡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劒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劒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

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母或進、若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殺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亾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呂覽貴信篇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遂烹彘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經濟編

人類

儉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儉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魯有儉者，菟裘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菟薦陋器也，羹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黎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晏子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
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
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
之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
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
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
曰辭然後有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
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
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
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
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
君之外隸臣之所臧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
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
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
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
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趙簡子乘弊車腰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徃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

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簡主謂左右車疾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漢元帝初即位徵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花固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宅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綺繡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
器藏各用五百萬三宮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
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
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
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
而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
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
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
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
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嫁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
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
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
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産
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置二十人餘悉歸之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

哀憐也鹿馬可亡獨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晉陸納以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酒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

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勑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褥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審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異具賓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殷仲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
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啖之雖欲率物亦緣
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
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
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
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
物毋得入宮

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于
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
取廉介之士約束簡安吏民便之其侍奉甚薄或譏
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
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
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
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
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
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
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着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知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祀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宋司馬光訓儉

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由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徵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庳自成也不以人之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繩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數語勝伯夷傳多矣

俠士知此者寡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于鄭子陽子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秩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移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而已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徵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公議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雠其貨乎

漢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杖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徃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襆麤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晉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聞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于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

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封太守選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吳隱之爲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貧賤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貪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

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安帝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惟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

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

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宋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叔好、甥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

內人無言其感深矣

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辟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

唐德宗使人諭陸贄、以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鞍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畧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別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矣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墓下。出境遣勝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元張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世祖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于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小廉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謙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之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唐渭南尉劉廷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爲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損抑無

爲獨出人右也。

慎

上尊下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黔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慮於山而慮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網

堂豁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諫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

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選莫府長史選辟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諫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前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曰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然不應更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樊宏謙柔過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光武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晉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所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

荀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嘗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

最宜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最竝默然不應

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選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愼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目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賚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侈咎足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王安石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宣

介甫肯出此疏豈是小人質地而諸公嘵嘵之激成一壞局何無算也

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惟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逮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主雄猜之主也然鄂千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賢高逺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只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長厚

漢文帝詔張釋之拜虎圈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敎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力筆之吏更更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下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吳定威枝尉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遜後詣都、言次稱式隹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唐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而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

四字亦足矣

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天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天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是以重之、

宋真宗時寇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大病痛）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少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好）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

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君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仁宗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雅量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此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隋文安憲侯牛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

射殺牛、弘無所惟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可決家事　音亦讀

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高宗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辨上乃嘆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

天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天后深歎美之

裴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勅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

敬宗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自

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宋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亦是病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忍辱人服其量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黃令與陳餘兩人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亦反用門者令里中

反質

衛有五丈夫俱賈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其機知之巧必有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
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
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
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劉向反質篇

質行

漢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
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
孫爲小吏、求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
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

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
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少令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
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
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
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持重

晉桓溫既平洛陽、議欲選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
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
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

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珍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選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爲社稷計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殷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恩恩。先是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唐德宗時。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鎭。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文宗時。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韝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曰、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開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紫、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詐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童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陰德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于空舍中

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贍死後更藏髏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繒被復墮忳前即言之于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繒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他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彦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存孤

漢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歲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往從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六編類